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四

聲四

庸 齋 林 希逸  
內篇養生主也。養生主此生者道家所謂丹基也。先言道通之樂。次言樂是無非到此乃是做自己工夫也。此三篇似有次第。以下却不盡然。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涯際也人之生也各有涯際言有盡處也知思也心思却無窮盡以有盡之身而隨無盡之思紛紛擾擾何時而止殆已者言其可畏也已語助也以下已字粘上已字

與前齊物篇同於其危殆之中又且用心思算自以為知為能吾見其終於危殆而已矣再以此字申言之所以做後世者深矣此之所謂殆即書之所謂惟危也已而為知者猶人言明明而知故故而作也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此數句正是其養生之學莊子所以自愛用者為善無近名者謂若以為善又無近

名之事可稱為惡無近刑者謂若以為惡又無近刑之事可指此即駢拇篇所謂上不敢為仁義之操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督者迫也即所謂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也游心斯世無善惡可名之迹但順天理自然迫而後應應以無心以此為常而已緣順也經常也順迫而後起之意以為常也如此則可以保身可以全其生生理可以孝養其父母可以盡其天年即孟子所謂善天不貳修身以俟之也孟子自心性上說先仗如此端莊此書却就自然上說便如此慢活其言雖異其所以教人之意則同也曝庵以督訓中又看近名近刑兩句語脉未盡乃曰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為學之力則稍入於惡矣為惡無近刑是欲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遂以為莊子乃無忌憚之中若以莊子語脉及駢拇篇參考之意實不然督雖可訓中然不若訓迫乃就其本書證之尤為的當也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有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若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謔善哉技蓋至此乎  
手之所觸觸動也肩之所倚以手用力則自有斜勢也足之所履亦其用力之時足之所立自有步武也膝之所踣踣微曲也以身就牛則膝微曲也此四句畫出一箇宰牛底人若與入音騞字入音若然騞然騞然皆是其用力之聲却以奏刀兩字安在中間文法也如七月詩八月在野九月在宇十月蟋蟀在我牀下亦是以蟋蟀字安在中間也奏刀進刀也進用其刀曰奏莫不中音者言其若騞騞之音皆合律呂也桑林經首皆樂名也舞則有樂會舞者之聚也合於桑林中於經首亦形容其中律呂之意也文惠君梁惠王也謔歎也技蓋至此言如此其妙也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

未嘗見全牛也

釋刀捨其刀也捨刀而對謂其技自學遺得之而後至於技非徒技也三年之後未見全牛者言牛之一身其可解處全不容力可一目而見也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太竅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軀乎

以神遇而不以目視者言心與之會也遇會也官耳目鼻口也官知止者言凝然而立之時耳目皆無所見聞也耳目之所知者皆止而不言之神自行謂自然而然也天理者牛身天然之腠理也依者依其自然之腠理而解之大郤骨肉交際之處也批擊也竅空也骨節之間自有大空缺處也導者順而解之也骨肉之交際骨節之空竅皆固然者我但因而解之我之為技其用刀也皆未嘗經涉其肯綮之間聲音頃肯綮者骨肉相著處也肯綮處且不用刀況大軀乎軀音孤大骨也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良庖庖之善者也族庖衆人之為庖者也劣者也庖之劣者則其刀一月一更以其斫大骨而有損刀或折也庖之善者一歲一更刀以其用刀猶於肯綮之間或有割切故其刀亦易損也今我之刀用之十九年矣解牛雖多而其刀皆若新磨然言其無所損也硎砥石也

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硎

彼節者有間言牛之骨節自有間縫處我之刀又甚薄以甚薄之刀隨其間縫而解之可以遊刃於其間恢恢有餘地者言其無滯礙也此意蓋言世事之難易皆有自然之理我但順而行之無所揜拂其心泰然故物皆不能傷其生此所以為養生之法也

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惓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運動刀甚微謀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此雖然一轉甚有意味蓋言人之處世豈得皆為順境亦有逆境當前之時又當委曲順以處之人行順境甚易到境逆處多是手脚忙亂自至喪失安有不動其心者乎所以添此一轉族聚也言牛身筋骨聚會之地也我之解牛雖曰目無全牛矣雖

用刃皆在於大郤大竅之間而至於筋骨盤結處亦見其難遂把作箇難事做惓然者變動之意也戒者加儆戒也視為止者言以目視之未免少停止而後遲遲焉行其刀此但言加子細之意也我既加意子細為之則其動刀也甚微言輕輕然亦不敢甚著力也謀音慮解音蟹謀忽然之意解散也言其用力甚輕而其骨肉忽然自己解散如土之委地然言其多而易也解牛既了則提起其刀而立從容四顧躊躇

者從容也即自得意也滿志者如意也非曰其志自滿也言此乃滿我之意也何以如意不用力而解牛雖解而刀無傷所以如意也善刀者言好好收拾其刀而藏之也此意蓋喻人處逆境自能順以應之不

動其心事過而化其身安於無為之中一似全無事時也為善無近名以下正說養生之方庖丁一段乃其譬喻到此末後遂輕輕結以得養生馮四字便是文勢綽綽省力處須子細看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予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是知其天也非人也公文軒名也右師者已刑之人為右師之官也介獨也則而存一足也天與人與者言天生之始已如此邪人則之邪則足分明是人却曰天也非人天之生是使獨者言天生他時只要他獨有一足也何以知之凡人之形貌者有兩足相並而行此於衆人之中獨異如此便是天使之非人

使之也有與相並也此意蓋謂人世有餘不足皆是造物雖是人做得底也是造物為之蓋欲人處患難之中亦當順受之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齒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前說患難順受之意便是庖丁每至其族吾見其難處意思却於此數句借澤雉而喻乃言人生處世逆境常多便是履虎尾遊於羿毅中之意澤中之雉十步方得一啄百步方得一飲言其飲啄之難也若養

於籠中則飲啄之物皆足而為雉者不願如此故曰不斲齒乎樊中斲願也樊籠也何以不願蓋籠中之飲啄雖飽雖之精神雖若暢旺而終不樂故曰神雖王不善也王音旺不善不樂也此意蓋謂人能自愛其身不入世俗汨沒之中更自好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

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適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適天之刑

莊子之學本於老子此處先祀老子貶削便是為貶削堯舜夫子張本道我於老子亦無所私而況他人乎三號而出言不用情也弟子之問謂老子於秦失本朋友也何其弔之如此不用情乎夫子指秦失也始者吾以為其人者言吾始以老子為非常之人也今因弔之乃知其不為非常人也何者老子之死其弟子之哭無老無少皆如此其悲哀此必老子未能去其形迹而有以感會門弟子之心故其言其悲哀且慕者有不期然而然也天之所受本無物也猶以有情相感則是忘其始者之所受而遁逃其天理背棄其情實如此皆得罪於天者故曰適天之刑倍與背同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上面既說了秦失一段就此却發明盡死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四

生之理以結一篇蓋欲人知其自然而然者於死生無所動其心而後可以養生也。夫子有道者尊稱之辭也言天地之間有道之士其來也亦適然而來其去也亦適然而去但當隨其時而順之既知其來去之適然則來亦不足為樂去亦不足為哀不能入者言不能動其心也釋者心有係著也帝者天也知天理之自然則天帝不能以死生係著我矣言雖天亦無奈我何也故曰帝之縣解。

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此死生之喻也謂如以薪熾火指其薪而觀之則薪有窮盡之時而世間之火自古及今傳而不絕未嘗見其盡此三句奇文也死生之理固非可以言語盡且論其文前面講理到此却把箇譬喻結末豈非文子絕妙處。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五

齊 林 希 廷

內篇人間世。上謂言養生此言人而處此世豈能盡絕人亦但要人能得好可看這般意思莊子何嘗迂闊向為不理會事便是外篇所謂物莫足為也而不可以不為一險意思。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

其年壯其行獨者言少年自用不恤衆議也輕用其國而不自知其過失輕民之生而戕賊之量其國中前後見殺者若澤中之蕉然謂輕民如草芥也荀子富國篇有曰以澤量與此意同本是若澤蕉却倒一字曰澤若蕉此是作文奇處澤也夢亦澤也雲夢者皆為水今有土可耕不曰雲夢土作又而曰雲土夢作又玄亦織續亦織不曰玄續織而曰玄織續此文法也如往也民其無如者言其無所歸也。回嘗問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賢門。

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諾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矜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蕩人蕩人者人必反蕩之若殆為人蕩。

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此聖賢之言也莊子却反其說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謂如人能醫必其門多疾之時方可行其術若是已治之國又何用我願以所聞思其則言欲以所聞於夫子者而告之術君使之思其法則而知改悔庶幾其國可安也若治往而刑耳若汝也殆將也汝如此而往將為彼所刑戮而已謂不可往也道不欲雜者言此心不雜則純一虛明苟有所